

“身边的感动”·台州最美乡贤

## 郭文标：“平安水鬼”的海上救助梦



郭文标近照。(资料图片)

## 人物简介

郭文标,生于1967年,温岭市石塘海上平安民间救助站站长,无党派人士,浙江省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台州市第五届政协常委,温岭市第十五届政协常委。15岁起参与海上救助,2008年成立全国首家海上民间救助站,并组建救助队开展海上义务救助,先后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中华慈善奖、国际海事组织颁发的“海上特别勇敢奖”等荣誉。

## 本报记者 颜静

他是一个普通渔民,个头不高,肤色古铜,却是远近闻名的“海上守护神”,无偿奔波在救援一线,救人数量创吉尼斯纪录;

他是一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人朴实随和,只有初中学历,却乐于替渔民发声、排忧解难,争取实实在在的权益;

他是一位造梦者,四十年来,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海上救助几乎占据他生活的全部,苦难和荣誉面前他未曾动摇,只为坚守“让每一位和我一样的渔民,都能平安回家”的初心。他是郭文标,人们口中的“平安水鬼”。

## 小试牛刀

1967年11月,郭文标出生在温岭市石塘镇小沙头村,祖父和父亲都靠摆渡为生。他自小光着身子在水里扑腾,水性不错。

12岁时,郭文标目睹了海的无情与残酷。那是一个清晨,台风登陆,浪涛汹涌,他和父亲站在半山腰的家门口,远远看到一条渔船在进港途中被巨浪掀翻,六七个渔民抱着桅杆在海里挣扎。

“一顶顶白色安全帽,漂浮在海面上,越来越小。”父亲不会游泳,家里也没有抗大风浪的机动船,两人眼睁睁看着那些白点被吞没,束手无策。这一幕烙印在郭文标的记忆深处。“后来听说,那几个渔民全部遇难,有的连尸首也没捞上来。”他暗想,“等我长大了,一定去救人。”

15岁那年,郭文标在渔港救了一位落水的老渔民。次日,老渔民的老伴送来重礼——8斤长寿面。“救人好,文标给家里长脸了。”父亲的夸奖和乡亲的赞许使他大受鼓舞。这个身高不过一米四,成日淘气、闯祸,时常惹得村里人嫌的孩子突然有了目标,自此整天泡在海里,苦练救人本领。

那时,他的潜水功夫已显露:扎入海里20多米深,5分钟不换气,在水下还能扛着100多斤重的铁锚行走。邻里送他绰号“水鬼”。接锚绳、堵船洞、清理螺旋桨……他乐于为乡亲们排忧解难,在当地小有名气。

1985年9月,郭文标开着自家新造的木制机动船,在大海中救下一艘人。那日凌晨,一艘福建运煤船在驶往石塘的途中,突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船触礁沉了,船员们连滚带爬上了桅杆高声呼救。夜色中,边防派出所警察到郭家求助。睡眼惺忪的郭文标顾不上穿衣服,冲到海边跳进水里游至渔港,再开船赶到出事地点,把挂在桅杆上的9个渔民一个个解救下来。

父子俩将这些渔民带回家换衣服,劈柴生火,烧热水为他们驱寒,做热饭给他们吃。几天后,那些船员背来几百斤煤炭。他们不知道如何报答救命之恩,见郭家穷得连煤都买不起,便送来些煤炭。这些煤在炉子里燃烧,温暖了18岁少年的心。

## 梦的启航

在温岭一带海域,“平安水鬼”郭文标的名字几乎与“110”齐名。渔民身

处险境时,只要拨通他的电话,郭文标总会第一时间向他们伸出援手。甚至山东、福建等地渔民在附近海域遇到麻烦,也会给他来电。

多年救援经验,在郭文标心中绘就一幅详细的海图,只要求救者报出经纬度,就知道那里的水流情况、有哪些暗礁险滩。他养成习惯,睡觉不盖被子盖衣服,手机放在床头,接到求救电话,披上衣服就起身。从15岁第一次救人起,他四十年如一日守护着这片海域,不计得失,不图回报,不顾个人安危,一次次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

2000年,他深夜开着小船驶入群礁礁隙之中,将海水已经漫上胸口的11个人全部救回;2003年,他从常人绝对不敢涉足的凶险石板门航道中,将17名船员和遇险船只拖回;2005年,他在12级台风“麦莎”的正面袭击下,从巨浪滔天的乌嘴门坑救得4位原本被人认为必死无疑的渔民……

凭着超强的水性、过人的胆识和永不言弃的精神,这样的奇迹在郭文标的救援经历中屡见不鲜。但个人力量总是单薄的,郭文标意识到,应该动员所有渔民互帮互助,再建一个民间海上救助站,以及一支相对专业的海上救助队。

2008年,他贷款数百万元建造了长41.5米的“浙岭渔22528”号救助船,并自费购买营救设备,建立全国首家海上民间救助站——温岭市石塘海上平安民间救助站,召集亲友组建救助队,海上义务救助的梦想启航。

救助站目前有救助人员22人,配备6艘救助船,队员们常年24小时待命,有紧急情况随时出动。除了储备救援物资,这里还可以暂时安顿被救上岸的渔民,为他们提供食宿和衣物;也能为前来救援的医生提供基础的医疗设备,更好地争取救治时间。

救助站的运转需要大量资金,政府补贴有限,为此郭文标在海边开办了渔家乐、渔业观光等项目赚取经费,竭力守护着他的“海上救助梦”。

救助站成立以来,郭文标团队几乎参与了当地所有重大海上搜救行动,共参与海上搜救行动493起,成功救助船舶470艘、遇险人员1650人,累计救助时长4400小时。

## 高危行当

惊涛骇浪中,郭文标不仅救助活人,也从不放弃已经遇难的人。

石塘的老渔民称海上浮尸为“元宝”,“捡元宝”就是在海里捞遗体,大多数人觉得“晦气”,郭文标不曾忌讳。“做人要对得起良心,见了遗体就得捞,‘元宝回岸’逝者安息,对人家家里也有交代。”年少时,祖父这番教导他一直记着。有时出于恐惧或忌讳,渔民们不想自己带“元宝”回岸,知道他心善,就打电话请他帮忙,他从不推辞。“捡元宝”并不省心,因为渔民们忌讳,他不能走正常的码头,只能绕路到废弃码头,花高价雇人抬。多数时候,遗体没人认领,他得自掏腰包安葬他们。好在,郭文标不是孤军奋战,他的妻子庄文华虽没少为他的无私担心、抱怨,却一直用行动默默支持他。每次郭文标找不到逝者家属,她都会特意买一床薄薄的被子,将遗体裹好,送最后一程。

海上救助是高危行当。尽管大海对这位侠肝义胆的“水鬼”多加偏爱,但岸上的人对他并不宽容。他的名气大了,各种流言、嘲讽、戏弄、辱骂随之而来,甚至有船员家属为宣泄情绪对他大打出手。

事后,村民们听说了事件经过,要找遇难者家属“评理”,被病床上的郭文标阻止了。他说:“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悲痛和绝望让他们失去冷静,那不是他们的本意。”以德报怨的态度感动了对方,主动到医院向他道歉。

造梦路上难免有误解和委屈,郭文标生过气、流过泪,但从未想过停止自己的事业。所幸,他的同行者越来越多:从儿子郭涛、侄子郭明亮和郭明玉等一众亲属,到曾受他救助的叶良燕,再到已跟着他学艺半年,27岁的徒弟梁旗。

近年来,实现跨区域就近救助后,郭文标的海上救助区域范围辐射半径扩大到400海里的海域,北到济州岛、东到钓鱼岛、南到台湾海峡。他还与温岭市第四人民医院“海上飞虎队”结对,共同为海上救助服务。

乡贤品德润四邻,在郭文标的感召下,台湾宜兰县成立了义勇海上救援协会,与温岭市签订两岸民间救助合作协议,两地救援机构通过开展应急救援实况模拟演练,积累联合救援实战

经验,共同提高海上应急救援能力。

## 有求必应

四十年坚守,郭文标不断赢得社会各界的敬重与拥戴。乡亲们遇到各种困难总是先来求助他,他有求必应。

大约10年前,一施工单位将3万多吨废弃石料随意倾倒在通往石塘避风港的跨海大桥下,渔船进出的必经之路受阻,严重影响渔民作业。一时间,大家一筹莫展,纷纷找“水鬼”想办法。

“人家有困难想到你,那是信任,要对得起他们的嘱托。”找不到人解决,郭文标只得自己动手,为取得施工资格,他专门注册了一家航道疏浚工程公司,花468万元购置了一条工程船,工人们用两个月,才将桥下淤积全部清理畅通。“全过程耗时近一年,工程船后来卖回262万元,算上人工费,还亏了200多万元。”即便如此,能为乡亲们办实事并得到认可,他感到高兴。

成为省人大代表、台州市政协常委后,郭文标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和救人时的满腔热忱一样,他为百姓办事的心未曾改变。他提出的提案与建议,大多关乎渔民切身利益,“我是渔民中的代表、委员,当然要先为渔民说话。”

长期以来,渔民的养老保险体系几乎是空白,基层群众对渔民养老保险问题呼声强烈,在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郭文标提出建议,从制度上解决渔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引起政府对渔民养老问题的高度重视。2017年,《温岭市传统海洋捕捞渔民养老保险实施意见》出台。如今,当地参保渔民每月都能领到养老金。

多年来,郭文标花大量时间四处走访调研,围绕渔业建设、渔业发展等积极建言献策,提出了加强海上救助力量、渔区子女入学、近海海洋环境保护等与渔民生计息息相关的提案建议,大部分已得到落实。

2020年9月,台州海上平安政协委员会客厅落户海上平安民间救助站。这是全省首个、直接建立在基层的,且由渔民们共同担任牵头委员的会客厅。成立以来,已围绕“海上安全知识培训”“加强异地挂靠渔船安全管理”“完善海上救助体系”等主题开展多场座谈会。作为负责人,郭文标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加强沟通、收集民情,多为渔民办实事。

## 吴新洪:在山林守护家乡生灵



吴新洪(中)放生野生动物。(资料图片)

## 本报通讯员 胡逸年

10月16日,仙居生物多样性博物馆内游客有序参观,大家在家门口感受本土生物资源的丰富。

藏于深山的山水精灵们得以显现,人与自然的安宁和谐得以维系,离不开仙居县对绿色化发展理念的坚守,也离不开吴新洪等众多“生灵守护者”在仙居山林地野不断奔走……

## 与生灵为邻

仙居的山水,孕育了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如何保护好逐渐成为共识。

2018年12月,仙居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应运而生。生于农村,从小就对

各种生物怀抱亲近之意的吴新洪,成了协会的首批成员。从此之后,穿一双厚底胶鞋,背一个老旧背包,带上手机,成了他行走山林的日常写照。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验与专业知识不是很多,也有过失败的经历。”吴新洪说。如同所有新生的事物,吴新洪和他的志愿者们很快就迎来了救治野生动物的第一道坎。

彼时,一只受伤的幼年黄鼬闯入了一处在建工地。接到林业部门流转的信息后,吴新洪等人连夜赶往现场。这是吴新洪他们第一次救助中型哺乳类动物。将其带回救助站后,如何安置,该怎么投喂,怎么判断是否可以放生等诸多问题,不断出现在吴新洪脑中。

最终,因一场突发恶疾,这只黄鼬没能走回属于它的山林,这成了吴新洪内心深处的一道阴影。

吴新洪选择加倍努力学习。在此后的时间里,他在全县各地巡山,寻觅野生生灵痕迹,探查非法偷猎线索,每年都踏破数双胶鞋。他还坚持不懈地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志愿服务动态,向公众展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现在,当讲起如何避免二次伤害,该怎么照料、放生这些救助回来

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和技巧时,吴新洪如数家珍,眉宇间充满信心。曾经30至50只的年均救助数量,在2021年达到了209只——协会成立后短短5年时间,他们已救助了穿山甲等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6只,松鼠鹰、游隼、红隼等国家重点二级保护动物207只,累计救助野生动物480余只。

## 与法规为伴

仙居声名在外的优秀生态,吸引了大批向往自然的游客、驴友,也招来了一些投机取巧的偷猎者。在一些偏远的山麓,曾不时有人遛鸟、逗鸟、买鸟、卖鸟。

为守住这份自由的啼鸣,吴新洪从附近村民处租来一块菜地,扮成菜农模样,监视偷猎者的一举一动。

吴新洪获取大量有效证据后,联系了当地林业执法队和公安机关,执法部门重拳出击,偷猎者终受法律制裁。

吴新洪等人要面对的,除了狡猾的偷猎者,还有群众的不理解。

“在接收野生动物时,很多人其实不怎么理解我们。”吴新洪说,“经常有人半认真开玩笑地说,‘哎呀,这些野生动物你们带回去,不会自己

吃了吧’。”

这让吴新洪认识到,救助野生动物,更重要的是要向群众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和知识,宣传守护生态环境的好处。

为此,吴新洪和协会成员积极推动保护、禁食野生动物写入村规民约,鼓励村民检举揭发相关违法行为。如今,相约共同守护山野精灵的语句,已悄然挂上淡竹村墙头,更有数量众多的捕兽夹被村民在山中觅得,或从家中翻找出来,送往协会处置。

## 与生灵为友

人与野生动物是共处,还是相争,往往界线不甚明了。

在生存的驱使下,一个栖居淡竹乡森林保护区的猕猴族群,总会在冬末春初下山前往淡竹村的田地挖番薯、抢玉米。猴群寻食过后,田地一片狼藉。村民们看着辛辛苦苦耕作的成果被洗劫一空,选择点燃爆竹驱赶,但收效甚微。

知晓情况后,吴新洪和协会志愿者立刻展开了行动。“我们一方面成立了红色护猴队,跟村民们讲道理,让这群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不受伤害。”吴新洪介绍,“另一方面我们也和村里沟通,一起宣传猕猴进村,把它们打造成村子发展旅游的一个新亮点,让更多的游客前来观猴,帮助

村民增收。”

于是,淡竹村开始尝试接纳这批不速之客。而在吴新洪等人的宣传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此地参观人猴和平共处的景象,带动村民通过售卖农产品,出租民宿等增收致富。

“猴敌人”,变成了“猴朋友”。这得益于吴新洪等人的及时介入,更得益于找到了保护村民权益和守护野生动物的交汇点。

但不是所有的野生动物,都能像猕猴一样有挖墙脚价值的空间,也不是所有的村庄都位于旅游热点地区。像野猪,常于黄昏夜间出没,三五成群到田地里肆虐。

“稻草人、铃铛、鞭炮都用过,但这些野猪就是赶不走,又打不了。”在2021年开展的一次实地调查中,吴新洪听到最多的就是近山农户们对野猪的无可奈何。

在几番走访调查后,吴新洪他们终于找到了出路。2021年3月29日,在仙居县人大常委会和县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不断推动下,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公司签订了《仙居县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险投保协议》。通过政府投保,商业保险公司理赔,有效减少群众损失。目前,该保险的首例赔案已进入立案阶段。

## 为1300多人开展婚姻家庭辅导服务

## 金湘华:为家庭疗伤 让婚姻续航

## 本报记者 陈玲玲 本报通讯员 岩加兴

“马上就要迎来结婚10周年纪念日了,要不是金老师,我们的小家早没了。”说起金老师,家住三门县的吴刚(化名)语气里充满感激。四年前,因各种原因,其妻子执意离婚,在金老师长达一年的不懈调解下,妻子才打消念头,如今一家三口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吴刚口中的金老师,是三门县教育局退休干部金湘华。今年66岁的金湘华,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婚姻家庭辅导“金牌导师”,自2017年11月起,为1300多人开展辅导服务,挽救了一批濒临破裂的婚姻家庭。

2017年前,金湘华根本没想过自己会从事婚姻家庭辅导并乐此不疲。

此前,金湘华在教育领域躬耕30年,先后担任三门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职教科长、工会副主席等职,于2017年6月退休。

“因为我持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民政部门希望我能积极参与。我想着,既能帮助别人正确处理婚姻家庭,也能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就答应试试看。”金湘华回忆说。当年9月,三门县民政局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县级婚姻家庭协会,金湘华当选副会长并主持日常工作。

2017年11月,三门县婚姻家庭协会开设婚姻家庭辅导室,金湘华当仁不让成了“辅导员”,从此,退休生活被各种辅导服务工作填满。

翻开金湘华的手机通讯录,不少

是接受过他服务的群众。其中,联系最频繁的当属吴刚。

2018年初,吴刚妻子提出离婚,理由是吴刚赌博、借高利贷、婆媳矛盾等。解铃还须系铃人,金湘华明白,这段婚姻要想挽回,吴刚的表现是关键。金湘华帮助吴刚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收获了吴刚的信任。两人加为微信好友后,一年里,200多次微信或电话联系,终于换来了吴刚的“浪子回头”和其家庭的“甜蜜如初”。

小何夫妻经营着一家超市,收入不错,育有一儿一女,日子过得温馨。7年前,男方开始沉迷赌博,一度负债上百万元,期间,写过3份或赌保证书,均没有成功。女方心灰意冷,决意

离婚。但家人不支持他们离婚,认为他们感情尚存,其中一个孩子还只有6个月。2019年5月,家人找到了金湘华。

“离婚的焦点主要是男方屡戒屡赌,给妻子造成了创伤;但男方有戒赌的主观意向,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只要女方再给他机会,和好的可能性很大。”金湘华分析。于是,他与小何一家分享戒赌成功案例,传授戒赌方法,最终帮助他成功戒赌,家庭婚姻得以维系。

近5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每挽救一段婚姻,每帮助到一个家庭,我都会觉得特别的自豪。”金湘华笑着说。

如今,金湘华还担任团省委“亲青帮”平台专家团成员、浙江省婚姻家庭



金湘华工作近照。本报记者 岩加兴摄

辅导平台心理咨询师等,仍孜孜不倦地践行着为家庭疗伤,让婚姻续航的初心使命。

对此,三门县慈善总会副会长、三门县婚姻家庭协会会长郭晓明评

价:“金老师做了大量的婚姻调适、离婚调解和婚前辅导等工作,挽救了很多破碎的家庭,有效促进了家庭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